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教育文化重构

柯贤飞^{1*}

(^{1*}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教育学院, 莫吉廖夫州 莫吉廖夫 212000)

摘要: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家, 他的教育实践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 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这位集教育家与文化学者于一身的先驱, 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 并且以“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构建起本土化的教育范式, 其教育思想、精神品格与实践智慧, 已然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范本, 给当代家庭教育理论建构给予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全球化浪潮里的国际局势重塑以及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深入改革所产生的双重变奏之下, 价值观念变化引发意识形态领域内斗, 技术革新浪潮促进社会文化形态加速更迭, 这样的复杂情况映射到家庭领域之中, 就出现青少年主体意识开始苏醒同代际价值观碰撞并存的现象, 个人发展需求同社会期望之间存在张力, 要怎么样在新形势背景下建立符合当下要求的家庭教育机制, 培育既有文化底蕴又拥有全球视野的新时代青年人才, 已然变成中国家庭共同碰上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 生活教育; 陶行知; 家庭教育; 教育思想; 价值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ao Xingzhi's Life Education Thought on Contemporary Family Education

Ke Xianfei^{1*}

(^{1*}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212000, Belarus)

Abstract: Tao Xingzhi is a milestone educato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whose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complet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pioneer, who is an educator and a cultural scholar, has shaped a unique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as constructed a localized educational paradigm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whose educational thoughts, spiritual character and practical wisdo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Its educational thought, spiritual character and practical wisdo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stud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giving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family education. Under the double rhythm of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in-depth reform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the change of values has triggered infighting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the wa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promoted the accelerated change of socio-cultural patterns, and such a complex situation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family field, where the awakening of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collis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values coexist, and tension exists between the need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society.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social expectations, how to establish a family education mechanism that

- 80 -

作者简介: 柯贤飞 (1999-), 男, 四川成都, 硕士, 研究方向: 社会教育与心理教育

通信作者: 柯贤飞, 通信邮箱: 3140659432@qq.com

www.shiharr.com

meets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how to cultivate young talents of the new era who have both a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 global vis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al problem for Chinese families.

Keywords: Life education; Tao Xingzhi; family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 value

引言

陶行知身为近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和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受西方教育观念的影响很深，但他却一直守卫着平民教育的初衷，一直尽力推动教育公平和社会进步，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改革和发展这一伟业当中，陶行知作为一个肩负重任的社会活动家，他带着“家国天下”的精神守护民族的未来，在实际从事教育工作中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从而留下了不少值得学习的精神财富，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而且应当传承的，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陶行知既是我们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又是我们践行实践过程里不可或缺的一类榜样人物。

1. 研究意义

1.1. 理论意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给当代家庭教育的创新和发展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仔细探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涵，有益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备，而且能给教育理论研究带来新的生机。陶行知在自己的学术生涯里展开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寻，产生了许多兼具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思想成果。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民本主义”，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优秀人才，他提出“教育的本质是启迪智慧”，这表明他重视学生主体性，突出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价值，陶行知认为个体发展需要依靠内在力量，这种观念给现代家庭教育研究给予了关键启示，全面梳理陶行知家庭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核心内涵及实施途径，既可加深中国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又能为当下教育改革给予具体方案，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层面均存在重要意义。

1.2. 实践意义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体系并非漂浮的空想，它孕育于丰富的教育活动和生活经历当中，他站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里去考察周边的社会环境、政治架构、经济形式、文化氛围以及人口构成等等诸多层面，并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展开剖析，既不盲目地套用洋人教育观点，也没全盘接纳老封建思想，而是时刻将眼前的现实生活状况和操作途径作为焦点来关注。在陶行知个人观念的推进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不断同社会实践相联系并加以回馈的过程，从而实现了理论架构上的充实和完善，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里，认真探寻陶行知有关教育的看法，既能使得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的理论架构更为丰满和成熟，也能从中找到一些重要的指引和建议。

2. 文献综述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不是空洞的理论架构，它是经过对中国传统教育实践的系统性总结和深刻反思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他从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里提取出核心要素和内在规律，家庭教育是陶行知理论框架里的核心部分，它弥补了当时国内家庭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并给相关学科的发展赋予了理论上的支持。

2.1. 关于生活教育的相关研究

金凤(2025)指出儿童习作教学需回归生活本质，通过开发日常生活中的习作资源，构建“生活—体验—表达”的闭环^[1]，解决传统写作教学脱离现实的困境，凸显生活教育对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根基作用；Zhu Zirong(2024)则强调幼儿阶段是生命观念形成的关键期，需以生活教育为载体，引导儿童通过探索与反思建构对生命价值的认知，为早期教育提供哲学性启示^[2]。

李鹏飞、付琪琦(2025)针对高校班级管理中出现的“形式化”“虚拟化”问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生活教育理论的班级生态优化方案,即以生活化的班级管理、实体空间的文化营造、实践活动的设计^[3],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班级共同体。黄琳(2025)通过对高校劳动教育现状的研究发现,高校劳动教育存在实践参与度低、与社会环境结合度差等问题,因此建议运用生活教育理念构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引领—社会情境支持—知行合一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性育人体系,提升劳动教育的时代针对性和实践价值^[4]。

左武举(2025)把生活教育理念融入到烹饪专业产教融合体系当中,给出“企业资源共享—实训场景创建—校企联合教学”的新路子,塑造“教、学、做、用”一体化模式,切实解决职业教育里理论和实际脱离的问题^[5]; Jiefei Wang 和 Bung(2023)依照科尔布体验学习理论,规划心理健康与生活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利用“体验—反思—应用”的循环机制来改进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给国际视野下的生活教育跨学科整合赋予了新想法^[6]。

生活教育理论在各种教育实践当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以后的研究要重点探寻它同各个学科领域融合的道路,而且要规划出多种实施方法,做到人才培养目的和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培育出具备各方面素质的高素质人才。

2.2.关于陶行知的相关研究

陶行知的学术贡献重点在于对教育思想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实践意义的深入阐述,余江涛(2025)全面梳理其教育哲学思想源头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表示陶行知融合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杜威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成分,借助“知行—行知—知行统一”的辩证发展途径,塑造起自身以“教育即是生活”“教学做合一”为主旨的独特理论架构,“实践创生理论”的提出给现代教育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新的思考方向^[7]。申国昌、郑腾(2025)重视于陶行知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开拓性探究,表明他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制条件,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打造一套包含设定目标方案,规划施行途径以及培养师资团队在内的完整理论体系,这项成果既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幼儿教育向前迈进,也为今天怎样均衡学前教育资源分配并且完善相关教师的专业成长问题给予重要历史启示^[8]。YaMeng(2025)以《平民千字课》为研究对象,深刻阐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社会改造特点,文章围绕“教育扫盲”,通过对知识的系统整合、思想的潜移默化,于20世纪初期创建起“平民教育—社会启蒙—民主政治”的实践体系,给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振兴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改良赋予了关键参照^[9]。ZhuZirong(2024)从跨文化角度出发,论述生活教育理论在生命教育全球化的进程里所具有的意义,凸显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观念同幼儿生命观塑造的高度契合之处,为早期教育过程中如何平衡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关系给予了独特的观点,当下学界已经渐渐形成起包含“思想溯源—实践路径—当代转化”的多层级研究架构^[10]。

2.3.关于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

当下家庭教育研究朝着多维度方向发展,包含政策演变情况,实践路径探索以及跨文化理论整合,谢嘉琪等(2025)依照我国政策发展进程,总结出“单向度家长主导”到“多方协同网络”,从“生理成长关注”转向“全人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并且给出新时代背景下政策改进的方向,就是加大跨部门合作力度并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理念落后的问题,从而给相关政策改善赋予理论支撑^[11]。何德平,王馨(2025)以南京市江宁区“四全”课程体系为例,创建起一种融合“学校主体、社区联动、家庭参与”的立体化指导架构,通过分年龄段特色课程开发(幼儿行为引导,青少年心理干预)和数字化互动平台搭建,证实“教联体”模式在加强家庭教育专业性以及推动家校社协同治理方面的实际意义,为区域家校社合作机制创建给予范例参照^[12]。

跨文化视角下, Wang Anqi(2024)针对阿拉伯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阿明的家庭教育思想展开系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其著作《致吾子书》里,采用书信体裁创建起“个体—家庭—国家”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架构,把伊斯兰伦理规范,社会契约精神以及实践智慧有机融合起来,彰显出道德教育先于知识传授的理念,重点论述了家庭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关键载体^[13],这种研究成果给人们认识非西方语境下的家庭教育模式赋予了更新颖的理论范式,它既扩充了家庭教育理论的文化层面,又促使学界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影响之中重新思考教育领域里的普遍规则,表现出家庭在价值观传递和代际资源再生产方面的普遍作用,而且深入剖析了文化背景和政策环境对家庭教育具体路径产生的影响机制。

3. 陶行知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

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蕴含着深邃的理论张力和广博的学术视角,其形成过程具有显著的东西方文化互鉴特点。在文化源头方面,陶行知既扎根于中华传统教育哲学沃土,从儒家“知行观”中汲取实践智慧,在阳明心学“事上磨炼”思想中提炼教育方法论,又主动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借鉴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重构教育本体论,吸收裴斯泰洛齐“教育心理学化”思想完善教育方法论。这种跨文化对话不是简单的理论拼贴,而是三十余载教育实践与理论反思后的创造性转化:借助“生活教育”理论化解传统教育脱离现实的难题,依靠“教学做合一”方法论解决知行割裂的顽疾,从而塑造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教育思想体系^[14]。

3.1.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陶行知哲学思想的第一理论源头是传统“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传统,其思想演进呈现“知行—再知”的螺旋上升路径,最后归结为“行知行”的认知范式,这个动态过程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知行观的批判性继承,也完成了传统哲学命题的现代性转化^[15]。先秦诸子中,孔子“力行而近乎仁”的实践伦理观,墨子“三表法”的实证主义倾向,孟子“深造自得”的认知发展论,共同成为陶行知知行观的思想资源,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和墨家“亲知、闻知、说知”的三元认知结构对其影响最为明显。

从知识论上看,陶行知构建了“亲知、闻知、说知”三维认知模型,亲知是实践场域中的直接经验,是认知的感性基础;闻知是文化传承与知识传递的产物,是认知的积累过程;说知是逻辑推演与概念建构的结果,是认知的升华阶段^[16]。“行是知之始”,这一命题并非否定闻知与说知的价值,而是突出实践本位对知识生成的奠基作用,这种“实践优先性”的认知论主张,既延续了王阳明“真知即所以为行”的实践哲学传统,又超越了传统知行观的二元对立模式。

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一直保持着同中华文化母体的深入交流,它的革新之处在于对传统教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既反对“重知轻行”的旧学积弊,又跳出“为行而行”的机械实践论,从而塑造出“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的现代教育观念^[17]。其家庭教育思想属于这个体系的关键部分,它既沿袭了“修身齐家”的传统家训智慧,又融合了民主平等的现代亲子观念,通过“教人求真”的价值引导和“做中学”的方法论更新,创建起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家庭教育理论范式。

3.2. 西方教育思想的融合

陶行知哲学思想形成的第二重理论渊源,来自杜威开创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陶行知跟随这位教育家、哲学家,深入学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杜威以“教育即生活”为核心命题,批驳传统形式教育的空洞抽象,认为教育应当承担社会意识再造的任务^[18]。通过“经验改造”,达成个体和社会的双向互动,其经验论把“经验”当作知识生成的终极本体,强调“一切学习来自于经验”,并表示真正教育须要扎根于生活,教育过程就是“经验的不断改组和价值增值”^[19]。这种教育本体论把学校当作“小小社会”,提倡通过“做中学”来达成社会进步的工具目标。

陶行知对于杜威思想的接纳并非照搬照抄,而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重建,“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这一认知原则被他提出,主张个体应当凭借自身经验作为认知的出发点,才可能真正理解和接纳他人经验,此一论述一方面继承王阳明“真知即所以为行”的实践哲学。另一方面也突破杜威经验论里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的绝对二分法,在方法论上陶行知把杜威“做中学”与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精神相结合,着重于科学实验的实证性,搭建出“行—知—行”循环认知模型,这种创造性转化既保持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实践特质,又将其塑造为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形态,形成特有的“生活教育”哲学体系。

陶行知回国后,试图把杜威的实践教育理论运用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去,他碰上民国时期教育体制的积弊,想要用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来改良传统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不能完全实现杜威主义的全面落地,不过他的思想实验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一方面,他批判“死读书”的旧教育顽疾,认为教育要回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他联系中国的农耕文明特点,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本土化命题,塑造起契合国情的家庭教育理论架构,这种“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的学术道路,既表现出陶行知对于西方教育理论的超越意识,又体现出他作为文化自觉者的担当。

4. 陶行知家庭教育思想的特征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其家庭教育思想体系蕴含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辩证统一，该思想体系以“救国济民”为价值原点，在批判性继承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家庭教育理论，其核心特征可归结为以下三重维度：

4.1. 文化本位性：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陶行知家庭教育思想一直把中华文化传统当作立论根基，“中国化”路径体现为“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的双重运动，针对“仪型他国”的殖民教育倾向和“沿袭陈法”的封建教育积弊^[21]，他提出“教育须从本土经验中生长”的命题，主张通过“现代生活验证”来完成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儒家经典予以现代诠释，《大学》“明明德”被改造为“明民德”，“亲民”被赋予民主启蒙的现代意涵；二是重构孟子“大丈夫”人格观，增添“不能动其心”以应对挑战；三是塑造“生活即教材”的教育观，提倡把“四书五经”的道德训诫变成生活实践的指导原则。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中体西用”，也不是简单的“西体中用”，而是通过一种“经验过滤”机制，让传统文化资源获得现代的生命力。

4.2. 实践生成性：生活世界的教育场域探索

陶行知的家庭教育思想关键之处在于冲破“教育即学校”这种认知窠臼，塑造“生活即教育”的实践范式。他提出“教育元素散落于生活”的命题，把家庭教育拆解成三个层次，生存技能教育、生活能力教育、人格养成教育，格外看重0-7岁婴幼儿时期“启蒙奠基”的效果，觉得这个时段塑造的性格模式和行为习惯存在“路径依赖”现象^[22]。其“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在家庭情境中具体化为：“做”（生活）为认知起点，通过“事上磨炼”达到“知行统一”，从而实现“生活教育化”与“教育生活化”的双向建构，此种实践观既摒弃了传统教育“死读书”的弊端，又超越了杜威“学校即社会”的局限，形成具有中国乡土特点的教育实践哲学。

4.3. 生命全程视角下代际传承的伦理责任

陶行知视家庭教育为生命历程中的“伦理连续体”，其“终身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责任的“代际接力”，强调家教不是一时一地的任务，而是代际伦理契约^[23]。“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就是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求知本真的“终生追求”；二是教育影响的“发酵延续”。认为婴幼儿时期启蒙教育产生的影响会在“认知图式”的不断积累中一直延续到人生；三是教育场域的“时空延展”。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幼年期中心主义”，提出人生每个时期都存在“再社会化”的可能性，成年后仍然要接受家庭教育的影响^[24]。这种终身教育观既是对儒家“诗礼传家”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注入了现代民主教育中“平等”的观念，构建起“纵向代际传承—横向社会适应”的家庭教育模式。

5. 结束语

在家庭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体系给破解当代家庭教育价值迷失和方式异化的独特视角，陶行知所提出的‘教人求真’教育目标同当代核心素养培育有契合之处，其‘六大解放’主张对化解教育焦虑、增进亲子共学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尚未充分揭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理论适配差异，未来研究可结合教育追踪数据，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入考察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智能教育场景下的转化路径，为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提供相关参考。

参考文献：

- [1] 金凤.基于生活教育的儿童习作资源开发[J].江苏教育研究,2025(05):108-111.
- [2] Zhu Zirong. Conducting Children's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Tao Xingzhi's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Society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2024, 37(6).
- [3] 李鹏飞,付琪琦.生活教育理论视域下高校班级建设策略研究[J].教师,2025(11):11-13.
- [4] 黄琳.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启示[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06):44-46.

- [5] 左武举.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驱动下烹饪教育课程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研究[A]. 浙江省高等学校档案学会. 档案教育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议论文集[C]. 浙江省高等学校档案学会: 浙江省高等学校档案学会, 2025: 3.
- [6] Jiefei Wang, Bung on Sereerat, Penporn Thongkamsuk, Saifon Songsiengchai. The Mental Health and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ased on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3, 12(5).
- [7] 余江涛. 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思想渊源与演变历程[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47(03): 35-46.
- [8] 申国昌, 郑腾. 陶行知学前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OL].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01): 3-12[2025-06-02].
- [9] Ya Me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ao Xingzhi's Civilian Literacy Textbook[J].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5, 8(1).
- [10] Zhu Zirong. Conducting Children's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Tao Xingzhi's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Society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2024, 37(6).
- [11] 谢嘉琪, 范小梅, 李欣. 我国家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特点及时代启示[J]. 教育探索, 2025(05): 83-87.
- [12] 何德平, 王馨. 优化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体系, 推动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四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为例[J]. 华夏教师, 2025(03): 25-27.
- [13] Anqi Wang. The Family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Islamic Scholar Ahmad Amin[J]. The Educational Review, USA, 2024, 8(12).
- [14] 张伊. 杜威与陶行知教育理念的比较研究[J]. 公关世界, 2025(07): 163-165.
- [15] 李春影, 陈泽宁. 杜威评价理论的教育意涵探讨[J]. 现代教育论丛, 2025(01): 14-23.
- [16] 吕丽华, 王艺璇.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的应用探析[N]. 市场信息报, 2025-02-12(005).
- [17] 侯永丽. 杜威经验美学视域下儿童审美经验的教育建构[D]. 江苏大学, 2024.
- [18] Huachi Zhong. The Enlightenment of Dewey's Educational Teleology to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J].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024, 2(3).
- [19] Cong Gao. Tao Xingzhi's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J]. Advanc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Psychology, 2022, 6(10).
- [20] Ye Yan-Hong, Shih Yi Huang. Development of John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J].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2021, 19(7).
- [21] 陈洛. 陶行知生活美育思想当代价值探微[J]. 生活教育, 2025(04): 14-21.
- [22] 邹开煌. 守正创新: 践行陶行知精神与生活教育理论[J]. 生活教育, 2025(04): 63-69.
- [23] 余乐水.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现代借鉴[J]. 福建教育, 2025(03): 123-128.
- [24] Zhu Zirong. Conducting Children's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Tao Xingzhi's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Society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2024, 37(6).